

台灣蝴蝶標本在港展出



▲左起：高翠好、陳維壽、陳俊偉在展示他們的作品 本報攝

【本報訊】實習記者阮鳳娟報道：有「台灣蝴蝶爺爺」之稱的陳維壽，從五萬多件昆蟲標本收藏裡，精選四百項來港展出，包括台灣鳳蝶、粉蝶以及極罕見的雌雄型蝴蝶、紫蝶幽谷、異型蝴蝶等標本。首個台港兩地珍異蝴蝶展覽還將展出兩名香港蝴蝶拍攝愛好者的高清相片，包括微黃龍蝶、白彩弄蝶等一百二十種香港蝴蝶。

陳維壽昨日在「蝶舞迎夏」稀品珍藏展記者會上說，是次在香港展出的台灣蝴蝶品種有一百二十種，其中三種相當特別。第一種是雌雄型蝴蝶，又叫陰陽蝶，即雌雄性別在同一個體出現，在一百萬至一千萬隻蝴蝶中才會發現一隻，陳維壽稱其為「大自然的奇跡」。上世紀六十年代，大英博物館曾想用一千五百美元向陳維壽收購（當時約為台幣六萬元，可購買一間小套房），不過陳維壽婉拒，現仍收藏於其在台灣成功高中創立的昆蟲博物館裡，是次為首度在港展出。另外兩種為紫蝶幽谷標本、異型蝴蝶標本。

陳維壽，生於一九三一年，人稱「台灣蝴蝶爺爺」、「愛蝶老頑童」，曾任教師及台灣省立博物館研究員。一九七一年，陳維壽於成功高中創立了昆蟲博物館，擔任館長至今。

陳維壽與蝴蝶的緣分開始於七十五年前。小時候，他在學校外面見到一個很漂亮的花蕊，一摸，「花」竟然會動。他心想，這個花蕊會不會有一天長成一朵會飛的花呢？不久，花朵裡跑出了一條很醜的小蟲，他剛準備把他打下來，那條小蟲子竟變成了一隻美麗蝴蝶，飛上天空。「七十多年裡，蝴蝶時時刻刻帶給我快樂，我也盡了力保護蝴蝶。」

隨着蝴蝶種類的減少，陳維壽越來越意識到保護蝴蝶及其生態環境的重要性。他開始製作蝴蝶標本，從接觸蝴蝶之始，經歷了三十多年，隨後四十年他不再捕捉蝴蝶，改為收集。是次展覽的標本都是陳維壽親手製作的，標本盒內不僅有蝴蝶，還配一些實質花草裝飾。陳維壽認為，他這樣做不是為了把蝴蝶進行生物上的分類，而是覺得這樣很漂亮，有助別人發現蝴蝶的美、奇，讓大家有興趣關心蝴蝶保育。

攝製十年 解讀七千年演進過程 中大紀錄片介紹古代香江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在資訊發達的今天，多媒體的學習途徑可能比書本與課堂更有趣味及易明白，香港中文大學歷時十年攝製「香江懷古」DVD，通過紀錄片、圖片及學者訪問，講解本港七千年歷史的演進過程。

可作歷史輔助教材

在昨日的DVD發布會上，負責整個DVD拍攝的編導鄧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主任）介紹說，這部長一百二十分鐘的DVD可說是中大「十年磨一劍」，內容介紹包括六、七千年前香港出土的彩陶中發現的鳳鳥紋飾，並與長江流域、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同類出土作比較，可見鳳鳥是古中國最早紋飾之一；四、五千年前，由香港出土的武器可知，這裡曾發生過戰爭，是一個很複雜的社會；四千多年前，香港已有許多玉器製作工場及作坊；東漢時期的李鄭屋古墓又證明香港是廣州地區政府的文化擴展，直至鴉片戰爭前，香港的文化中心都聚集在九龍半島。

這部雙DVD由中大與政府古物古蹟辦事處合力製作。鄧聰表示，比較適合中學及大學學習中國歷史的同學，可作老師教學的輔導，由衛奕信信託文物信託資助一百五十萬元拍攝，每套售價一百二十元，第一版共推出三千五百套，將於一兩個星期內在各大書店出售。鄧聰補充說，稍後還會陸續推出「玉器之鄉」及「樹皮衣服」的DVD，進一步介紹香港的古代歷史。

與深圳市合辦展覽

配合DVD的發行，中大又與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合辦「毋忘香港的根：發掘港深七千年的歷史」展覽，將本港與深圳的出土文物一併展覽，作出解說與對照。其中從



▲鄧聰（左起）、王巍、沈祖堯、李焯芬及林業強主持剪綵 本報攝

▼距今約七千年的深圳咸頭嶺「鳳鳥紋圈足盤」，盤紋包括頭、身及翅膀三部分，寓意吉祥 本報攝

未於內地展出的深圳咸頭嶺出土的陶器上的鳳鳥紋飾，香港也有出土，不過，香港出土的鳳鳥紋飾較為簡單化，沒有深圳的具象。現場也展出了古代樹皮衣的有關文物，如現時印尼仍有承傳的樹皮衣，雲南少數民族的樹皮衣傳統藝術、香港古代製作樹皮衣的石頭等。

這個展覽即日至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在中文大學文物館東翼展廳IV舉行，詳情可電二六〇九七三七一。

昨日擔任首發式及展覽開幕禮的剪綵嘉賓包括：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衛奕信信託文物信託理事會主席李焯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懷土會代表梁詠梅及鄧聰。



陳維壽作品《雌雄型蝴蝶標本》
本報攝



▲陳俊偉作品《白彩弄蝶》 本報攝

品蘭鑑韻

美術編輯：李志文

《遺恨長生殿》探洪昇其人其劇

塵紝

「……遠望窮高下，孤懷感廢興。白頭遺老在，指點十三陵。」《京東雜感十首》、「空江煙雨晚模糊，越騎吳峰定有無？宿鷺連拳魚潑刺，敗蘆深處一燈孤。」（《晚泊》）

洪昇雖然以《長生殿》馳譽於世，但其實他的戲曲創作，絕非僅此一本。可惜他的其他傳奇作品，均已散佚。唯一存留的，只有雜劇《四嬪娟》，收錄在《清人雜劇》裡。

創作轉折 三易其稿

據洪昇親述，《長生殿》的創作，絕非一蹴而就，而是頗有轉折，以致「三易稿而始成」。起初，洪昇寫的，不是以明皇楊妃為核心的故事，而是寫李白的際遇，並定名為《沉香亭》。之後，又以李泌輔助唐肅宗中興為題，改名為《舞霓裳》。後「又念情之所鍾，在帝王罕有……專寫敘合情緣」，再易名為《長生殿》。以上就是三易稿而成的始末。

大家當然知道，以明皇楊妃為題材的文學作品，斷非始於洪昇。早在唐朝，白居易的《長恨歌》，陳鴻的《長恨傳》，一詩歌，一傳奇（唐代的傳奇，相當於今天的小說），已經為這個題材奠定基礎。必須指明，《長恨歌》絕非一首諷刺昏君妃子的詩歌，而是以詩歌描述至死不渝的浪漫愛情。

文學歷史 截然不同

文學與歷史，本質上截然不同。文學家盡可在其作品內寫情寫義；史家寫正史時必須有其政治考量。因此，我們翻閱《新唐書·本紀第五》的玄宗贊時，看到以下這段文字，亦不以為怪：「嗚呼，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榮，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可不慎哉！」不過，《長恨歌》以至及後其他文學作品，包括《長生殿》，都不是以「可不慎哉」作為主題。

《長恨歌》、《長恨傳》之後，歷代都有文學作品演繹明皇與楊妃的故事。可惜，很多作品不是散佚，以致僅知其目，就是殘缺不存，又或質粗媚俗。例如，關漢卿《唐明皇哭香囊》，只餘下殘曲幾首、王伯成《天寶遺事》則失於誇滛。當中，只有白樸《梧桐雨》既保存完整，亦描寫細緻。可惜作品內仍殘留幾句有關楊妃與安祿山的私情，以致一套本來娟好的作品留有難以彌縫的敗筆。

明代吳世美《驚鴻記》一寫梅妃、二寫楊妃、三寫李泌輔助肅宗中興，三者無分輕重，結果主次難辨，失於駭雜。

愛情鋪演 達到極至

清初洪昇《長生殿》面世後，明皇與楊妃這個愛情故事的鋪演，可說是達到極至。全劇共有五十齣，大抵可以分

為兩部分。前半部由第一齣「傳概」至第二十五齣「埋玉」止，並以第二齣「定情」掀起帝妃兩人情愛的序幕，然後經過第十二齣「製譜」、第十九齣「架閣」，以至第二十二齣「密誓」，將兩人的濃情深愛推至最高峰。隨後的「驚變」、「埋玉」是全劇轉捩點。下半部則以「哭像」最具意義，宣示着皇帝淒憤妃子的真摯摯愛，打破了主奴的狹隘愛情觀，體現了男女情愛原來可以超越道統。最後第五十齣「重圓」，透過月宮重逢，瑤殿再遇，將有限的世上情，化成不朽的天上情，為地上的失落，尋得永恆的補足。於此，洪昇將戲曲的「團圓」功能，發揮到極至！

《長生殿》深受戲曲界推崇，絕非倖致。洪昇度曲嚴謹，遺辭華美，我們不論是專心捧讀，抑或細意聆聽，都深有體會，盡領文趣。此外，全劇充滿戲曲特質，處處情義為先，亦具戲曲常有的「補足」、「團圓」功能。

南洪北孔 說法不當

有清一代，自孔尚任的《桃花扇》面世後，戲曲界便有「南洪北孔」的說法，而且有些人認為《長生殿》與《桃花扇》在文學及曲藝上，足可並駕，因此給予「藝苑雙璧」的美號。近年，《桃花扇》亦在內地以至港、台掀起熱潮，而目下戲曲界亦再度提起洪孔互相輝映的論調，豈不知若以嚴正的評鑑準則，《桃花扇》遠在《長生殿》之下。本文限於篇幅，只能扼要提出最重要的論據。

誠然，以度曲而言，《桃花扇》亦屬佳作。不過，此劇最致命的問題，在於孔尚任錯用戲曲體裁。須知戲曲宜寫情義，不宜寫政治，但孔尚任偏偏以侯方域與李香君的爱情故事，講述當時政治；反觀《長生殿》是以安史之亂的動盪政局，講述浪漫愛情故事。《桃花扇》侯李的愛情，在劇裡僅屬點綴，少有着墨。因此，這個所謂愛情故事，縱使不算蒼白，亦屬乏味，豈可與李楊之情比擬，希望當今戲曲界切勿盲從附和！各位只消翻閱兩者的曲本，當必豁然開朗。



粵版《長生》有助推廣

讀者如欲全方位認識《長生殿》，除了觀賞舞台演出及翻閱曲本外，亦可細讀由謝柏梁、高福民主編的《千古情緣——長生殿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以及葉長海主編的《長生殿演出與研究》（上海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前者是〇五年蘇州研討會的成果，後者是〇七年上海研討會的成果，各收論文四、五十篇，闡發必大有增益。

今次粵版《長恨長生殿》，姑勿論演出是否成功，起碼有助推廣洪昇其人其劇，因此絕對是值得鼓勵的嘗試。

編者按：漢風粵劇研究院新編粵劇《長恨長生殿》定於七月十六至十八日在葵青劇院公演。



尹飛燕飾演伶人鄧小月

梁漢威演繹洪昇坎坷一生



王超群演洪昇妻子黃蘭次



吳仟峰（左）與尹飛燕在粵劇《長恨長生殿》戲中飾演唐明皇與楊貴妃